

軍出隴右而許洛之間。又有徙都之警。則孔明可以安坐而得長安。何至乘危徼倖。用魏延之策哉。自頃中原有事。忠肅虞公既成采石之功。朝廷付以襄漢上流重任。公知唐鄧勝勢。可以牽制虜兵。則隴右之師。可以平取長安。乃專意保唐鄧。虜亦覺之。請和以求割地。益堅惜乎。和則堅矣。而天下勝勢。孔明之所欲而不之得者。一旦在我而未獲收其功也。因其著之以明天下形勢之所在。俾後有考焉。紹熙二年上元眉山任燮述。

曹氏女傳

章望之

曹氏者。吾同郡尚書郎修古之幼女也。公天聖中。累更御史。持憲無阿。回言事失職。知閩之興化軍。募年而卒。曹氏以室居。未嫁。父既沒。其故僚率吏民錢三十萬。致之柩前。曰。以供窆葬之用。夫人陳氏將受之。女曰。制家之用。惟其家之酌。初吾父入司朝廷。出莅民政。約於奉身。廉於臨人。今其亡矣。葬之豐儉。請以吾家具之。苟將受斯遺焉。惟它人忍之。我弗忍也。母因是請而使辭焉。其故僚復謂之曰。葬先公弗資。是則亦聞命矣。願以異日嫁公女焉。可無拒也。女曰。俾用於喪。尚不敢取。今欲

備吾之嫁。是使妾幸父喪而自醜也。人之聞之。謂如何哉。吉凶有常禮。男女有常位。妾有大罰。父沒而喪存焉。不以此時哀戚。而遽謀嫁幣。不亦亂常禮乎。以室中而受門外之私賄。不亦亂常位乎。妾不才。以先人之靈。幸而卒有所歸。則有妾之紡績之備。何敢以是自諉哉。願弗聞二三君子之命也。遂不受。夫婦人事勤儉恭謹。則良矣。曾無賢者之責也。此何特異也。彼貪殘之夫。好財瀆貨。死則已爾。惡復悔悟耶。方朝廷發貪冒之禁。防制執事之人。如維繫之械。繫之尚以濫狀相望於敗辱者。為不少矣。卒惟無作焉。有如曹氏專修父志。而有所累。孰謂曹氏不賢也哉。孟子曰。聞伯夷之風者。頑夫廉。懦夫有立志。曹氏近之矣。雖然。厚於義而薄於利者。人之常行也。詩書不聞。而尚廉篤孝。固賢矣。其里人曾孝基得斯說來告。則未知其年與名。

一是居士傳

鄭思肖

一是居士。大宋人也。生于宋。長于宋。死于宋。今天下人悉以為非趙氏天下。愚哉。嘗貫古今六合觀之。肇乎無天地之始。亘乎有天地之終。普天率土。一草一木。吾見

其皆大宋天下。不復知有皇帝王霸盜賊夷狄。介于其間。大宋粹然一天。也不以有疆土而在。不以無疆土而亡。行造化。適歷數。母萬物。而未始有極焉。譬如孝子于其父。前乎無後。後乎無前。滿眼惟父。與天同大。寧以生為在。死為不在。邪。又寧見有二父邪。此一是在之所在也。未死書死誓其終也。故曰。死于宋。一是者何。萬古不易之理也。由之而行。則我為主。天地鬼神咸聽其命。不然。天地鬼神反誅之。斷古今。定綱常。配至道。立衆事。自天子至于庶人。一皆不越于斯。苟能深造。一是之域。與天理周流。明而不惑。殺之亦不變。安能以偽富偽貴。芻豢之居士。生而弗靈。幾淪于朽棄。長而明。始感父母恩。異于他人。父母恩非數可算。性愛竹嗜餐梅花。又喜觀雪。遇之過于貧人。獲至寶為悅。不飲酒嗜食菜。薦飯得菜。欣然飯速盡。有招之者。拒而不從。決不妄以足迹及人門。癖于詩。不肯與人唱和。懶則數歲不作。一興動。達旦不寐。作諷詠聲辭。多激烈意。詩成章。數高歌。輒淚下。若有不能以一朝自居。每棄忘生事。盡日遂幽閒之適。遇癡濁者。則急去之。多游僧舍。與盡即飄然。慨懷終暮。坐不

去。寡與人合。間數月。竟無至門者。獨往獨來。獨處獨坐。獨行獨吟。獨笑獨哭。抱貧愁居。與時為仇。讐或癡如哆口不語。瞠目高視而僵立。衆環指笑。良不顧。常獨游山水間。登絕頂。狂歌浩哭。氣潤霄碧。舉手掀舞。欲空其形。而去。或告人以道。俗不耳其說。反嫌迂謬。率恥與之階。破衣垢貌。晝行嚙語。皇皇然若有求而弗獲。坐成廢物。尚確持一是之理。欲衡古今天下事。咸歸于正。愚又甚衆。人宜乎舉世之人不識之。有識者非真識之。識其人。不識其心。非識也。能識一是之理。則真識一是居士矣。奚以識其精神笑貌。然後謂識一是居士也。歟。故作一是居士傳。

登西臺慟哭記

謝翱

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。余以布衣從戎。明年別公。漳水涓後。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嘗往來處。悲歌慷慨。卒不負其言。而從之游。今其詩具在。可致也。余恨死無以藉手見公。而獨記別時語。每一動念。即于夢中尋之。或山水池榭。雲嵐草木。與所別之處。及其時適相類。則徘徊顧眄。悲不敢泣。又後三年。過姑蘇。